



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



报告书

# 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关于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3期/2024年6月19日



## 尊敬的读者们！

我们编写了第三期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儿童保护工作的报告书。第一期于2023年4月4日发布，第二期于2023年 10月13日发布。第2期被翻译成7种语言——阿塞拜疆语、阿拉伯语、中文、英语、亚美尼亚语、法语、西班牙语。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我们的人权保护机构积极从事拯救及支持顿巴斯地区儿童的工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优先事项都是人道主义问题以及儿童和有孩家庭的安全问题。

迄今为止，我已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进行了10次工作访问，对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进行了7次工作访问，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了4次工作访问，对赫尔松地区进行了3次工作访问。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入俄地区开展儿童问题专员工作，制定战略计划，推动构建更有效的地区儿童保护体系。

根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指示，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是推动儿童与其在乌克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亲属团聚。我们已成功让来自52个家庭的70名儿童在乌克兰与其亲属团聚，其中还不包括那些2022年秋季被父母（来自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和其他地区）送到俄罗斯南部疗养院且后来未被及时接回的儿童。此外，来自5个家庭的9名儿童在俄罗斯成功与其亲属团聚。在此，我们需要感谢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外伙伴协助我们妥善开展工作。每一份成果对我们而言都是巨大的喜悦和鼓舞。

我们在此次报告书中公布了最新数据，包括儿童在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国家成功与其亲属团聚的案例清单。（详见附件）

**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  
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

## **关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一职是根据2009年9月1日第986号总统令设立的。

2018年12月27日俄罗斯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第501-F3号联邦法。该法律特别规定了联邦和地区全权代表的法律地位。这一法律的确定是该机构发展的一大步。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工作旨在保障儿童的权利及合法利益，确保国家机关、地方当局和官员尊重并落实儿童的权利及其合法利益。全权代表在以下方面提供协助：

- 恢复儿童的受损权利和合法利益；
- 完善俄罗斯联邦有关保护儿童权利和合法利益的立法；
- 就保护儿童权利和合法利益开展国际合作；
- 优化保护儿童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形式和方法。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负责协调俄罗斯联邦内各主体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活动。目前，共88个地区设立了儿童权利问题专员和地区负责人顾问。预计，赫尔松地区的儿童权利问题专员将在近期获批设立。

## **特别军事行动框架下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任务：**

- 协助保障战区内儿童的安全。
- 协助落实儿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家庭环境等方面的权利。
- 帮助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因各种原因走失的儿童与其家人或亲属团聚。
-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协助为受军事行动影响的儿童提供心理援助和康复治疗。
- 协助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内的行政机构设置儿童保护制度。
- 就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儿童保护相关问题与国际组织及国际伙伴开展协作。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的工作原则：**

- 优先考量：儿童和家庭的利益。
- 及时响应：迅速向战争中的儿童提供援助。
- 关注家庭氛围：这是儿童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 高透明度：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所有工作均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公布。
- 人道主义的工作色彩。

## **向因乌克兰侵略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资金援助**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关于及时向因乌克兰侵略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资金援助的提议予以支持，于2023年12月21日颁布第975号总统令，明确了“关于向在乌克兰侵略中受灾的有孩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的措施”。

共有241名儿童获得了援助，其中大部分（128名）位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目前，对正在临时医院接受治疗的儿童提供援助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这些儿童大多没有受伤证明。目前，我们正积极完善援助机制。

## **保护生活在临时居住点中的儿童的权利**

各地区的儿童权利全权代表负责向生活在临时居住点中的家庭和儿童提供援助。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定期举行会议，为援助新入俄四地儿童和家庭的紧急问题系统化制定解决方案。详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关于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报告书第1期。

当前，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机制为居住在临时安置点内的公民提供必要的医疗、心理、法律、物质和教育援助。例如，2023年6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接住儿童”活动的框架内向来自舍别基诺城区的135名儿童送去了共计700多公斤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些儿童因乌克兰的炮击而被迫与家人住在别尔哥罗德的一个临时居住点里。人道主义物资包括：床单、衣服、婴儿食品、卫生用品和玩具等。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扎波罗热州、库尔斯克州、赫尔松州等地的儿童权利问题专员或地区负责人顾问开展了广泛的人道主义活动。他们走访了生活在临时居住点的有孩家庭，帮助其办理手续、领取补助金、为父母寻找工作、进入幼儿园和学校就读，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在临时居住点里庆祝节日，例如，我们在儿童保护日组织了体育竞赛，给孩子们带去了礼物。此外，我们还带孩子们去郊游、看演出。”**

**布良斯克州儿童权利问题专员  
伊娜·穆辛娜**

**应塞瓦斯托波尔市儿童权利问题专员玛丽娜·佩斯昌斯卡娅的个人请求，我们为来自赫尔松地区战斗区的17名没有个人档案或医疗卡的学生提供了入学帮助。**

此外，儿童权利问题专员们还去医院探望了在炮火中受伤的儿童，并在必要时同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共同协助孩子们转移至联邦医院。

**2024年1月11日，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与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一道，共同前往医院探望了在2023年12月30日乌克兰恐袭别尔哥罗德州过程中受伤的儿童。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向别尔哥罗德州儿童临床医院移交了一台伤口愈合机及配套耗材。**

儿童权利问题专员们积极为在乌克兰炮击中受灾的儿童组织各项娱乐活动，包括来自新入俄地区和交战线附近地区的儿童。他们密切关注未成年人在儿童保健营里的生活条件，及时回应家长的请求，并提供必要的援助。

**“非常感谢那些参与照顾儿童的同事们。例如，在阿斯特拉罕州，一名患病儿童在抵达后被立即送往医院。应我的请求，儿童权利问题专员亚历山德拉·邦达列娃去探望了他，并带去了甜点、拼图、绘画工具和水果。”**

**别尔哥罗德州儿童权利问题专员  
加琳娜·皮亚季**

儿童问题权利专员们亲自接待并处理公民的请求，具体包括请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协助处理文件和领取援助金、请求提供心理支持。

为了对负责处理受战争影响的儿童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为了儿童的国家”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一项再教育计划。来自俄罗斯26个地区的100名教育顾问、教师、心理学家和辅导员参加了该计划。该计划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两个板块。

### **保护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赫尔松州的社会机构撤离的学生的权利**

2022年2月，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请求俄罗斯当局接受其境内的公民。

2022年2月，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寄宿机构内的约2000名孤儿与无父母照顾儿童抵达俄罗斯。他们的法定代表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

随后，应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监护机构的要求，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被安置在俄罗斯寄养家庭中，或从边境临时居住点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其他地区的儿童收容机构。每个孩子的经历都是清晰且公开的，其权利受保护情况处于当地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监管之下。

来自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已经全部返回原机构。与此同时，应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监护机构的请求，其中部分儿童被安置在俄罗斯寄养家庭中。

2022年4月至10月，共有380名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孤儿被安置在俄罗斯寄养家庭中。详见“关于无父母照顾儿童被安置到俄罗斯公民家庭中”章节。

2022年11月，赫尔松州的阿列什金斯基儿童寄宿学校毗邻前线。在全权代表的协助下，52名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被临时转移到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安全地带。孩子们在该地区所需的一切都由地方行政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家提供。

**2023年8月底，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阿列什金斯基儿童寄宿学校的一名男童成功与来自乌克兰的祖母团聚。由于缺少确定亲属关系的文件，这名妇女长期无法将孙子带出机构。这名男孩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被父母留在寄宿机构的。为了让祖母和孙子团聚，全权代表办公室在俄罗斯卫生部下属的俄罗斯法医鉴定中心的协助下组织了DNA鉴定。确认亲属关系后，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亲手将孩子交给了其祖母。**

阿列什金斯基儿童寄宿学校的孩子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被安置在斯卡多夫斯克的一家社会福利机构。

**2024年3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成功帮助一名来自阿列什金斯基儿童寄宿学校的10岁儿童与其祖母团聚。他被救护车送往乌克兰边境。**

此外，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克里米亚共和国特别儿童之家（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和精神失常儿童）“枞树”中的7个儿童成功与其亲属团聚，此前他们是从赫尔松州的儿童之家转移过来的。

**2024年3月，一名母亲从乌克兰来接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自2022年1月起，这两名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照顾，被安置在了赫尔松州的儿童之家，随后于2022年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区，并住进了克里米亚共和国的“枞树”儿童之家。**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为家庭团聚提供的援助**

无论儿童在俄罗斯的何处生活，以何种身份生活，是在孤儿院还是在寄养家庭，是否拥有俄罗斯国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孩子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拥有相关权利，就完全有机会与孩子实现重聚。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就家庭重聚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从不反对儿童与家人团聚，当然前提是他们的确有亲属。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在亲人团聚方面永远不会有阻碍。”**

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会与父母中的一方或某个亲属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推动儿童与其他家人重聚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包括缺少必要的文件、交通费不足或存在家庭纠纷。

### **团聚方式包括：**

- 家庭在援助机构的帮助下自行解决问题，无需其他行政援助；
- 家庭或志愿机构向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寻求帮助；
- 家庭与乌克兰官方机构取得联系，由其通过卡塔尔等中间人向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转交相关信息。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会向所有申请者及时提供援助。这项工作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之前就已开始进行，同时方案十分精准具体。

为此，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建立了一个寻找儿童数据库。为处理各项申请，我们与乌克兰方面建立了工作沟通渠道，进而交换必要的文件和信息，推进家庭团聚进程。因为孩子既可能在乌克兰，也可能在俄罗斯，或是在欧盟等第三方国家。自2023年10月以来，俄罗斯主要通过卡塔尔同乌克兰方面就儿童团聚问题进行协商并开展工作。（详见《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卡塔尔之间的合作》）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处理申请的流程包括六个步骤：**

- 1. 确认走失儿童的姓、名、父称，获得申请人的信息与儿童潜在所在地。**
- 2. 请求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确认儿童位置，必要时同步求助俄罗斯其他部门及国家机构。**
- 3. 如果孩子在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会请求相应的地方政府找到儿童的具体位置并确认信息。**

4. 与俄罗斯地方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机构沟通儿童位置并确定所需文件清单。
5. 请乌克兰方面提供必要文件，明确家庭团聚的法律依据。
6. 与乌克兰方面协调移交细节，必要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合作。

在家庭重聚过程中，如果申请人无法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文件，则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将在文件翻译和认证、交通费用、酒店住宿、食品和移动通信以及DNA鉴定等方面提供协助。

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与乌克兰方面的合作框架内，俄罗斯与拉脱维亚、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边境是进入俄罗斯，以实现家庭重聚的最常用通道。相应的，也可通过上述通道或者经过白俄罗斯入境乌克兰。亲属或其他受托人可以通过上述途径接回自己的孩子。最近，相关流程被简化：自2024年2月以来，儿童与其亲属在莫斯科实现团聚，这将儿童父母、法定代表及陪同人员的旅行时间缩短了近一周。随后，儿童及其亲属从莫斯科出发共同前往明斯克，随后进入乌克兰或其他国家。

**截至2024年6月19日，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直接参与下，已有来自52个家庭的70名儿童与居住在乌克兰或其他国家的亲属团聚。这并不包括2022年秋季被父母从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哈尔科夫州等地区送往俄罗斯南部疗养院的儿童（详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协助此前被送往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休养的儿童与其父母团聚”章节）。**

**例1.** 2023年1月31日，一名乌克兰女性与住在梁赞州社会康复中心的两个未成年妹妹团聚了。在此之前，这两个女孩和其母亲一起从军事活动密集地区被撤离至俄罗斯，并住在一个临时居住点。此后，她们的母亲因病去世，住在沃伦州的姐姐想把女孩们带回家中抚养。她同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就如何收集必要的文件向她提供了建议，并协助她与监护机构取得联系，陪伴她从莫斯科前往梁赞。最终，三姐妹在梁赞

得以团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们一家随后返回了乌克兰。

**例2.** 一名乌克兰母亲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几个月就出国务工，因此孩子被暂时安置在一家福利机构中。此后，随着地区危险局势陡增，乌克兰当局下令将这五个孩子交给一名乌克兰人照料。随后，该监护人和孩子们决定前往俄罗斯境内。孩子的母亲希望与子女团聚，她联系了监护机构和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志愿者为其支付了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其从莫斯科抵达孩子所在城市并承担了所有交通费。该家庭已于2023年1月成功实现了团聚。

**例3.** 一对育有两个子女的夫妻分居异国多年，父亲在乌克兰，母亲在俄罗斯。孩子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母亲于2022年11月病重去世，孩子今后的生活安排成了问题。居住在库尔斯克的祖母和居住在基辅的父亲都愿意抚养他们。父亲向孩子居住地的监护机构递交了相关申请，并委托祖母将孩子带到基辅。2022年11月底，父子得以团聚。

**例4.** 2022年3月初，一名女孩随姨妈来到俄罗斯。她的母亲和外祖母知晓此事并与她保持联络。由于种种原因，女孩最终被送进了社会康复中心，并卷入了一桩不愉快的事件，受到了各种法律限制，这些限制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2023年4月，女孩的母亲尼娜·弗拉索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称，孩子被关押在俄罗斯，她本人因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有联系所以无法前往俄罗斯接回女儿。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早在这位母亲发表声明之前就已开始处理此案。4月26日，利佩茨克州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见到了女孩。5月3日，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的顾问与女孩的母亲取得联系，双方就女孩回家的细节进行了协商。

女孩被亲祖母接回。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协助安排了住宿和前往利佩茨克州的行程，翻译了所有必要的文件，随后将其送往俄罗斯与拉脱维亚边境处，随行人员包括一名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和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赠送了女孩一部新手机。5月，女孩和她的祖母回到了乌克兰。

**例5.** 2023年7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帮助一位来自顿涅茨克的祖母和她的两个孙女（分别为12岁和5岁）去乌克兰找母亲。乌克兰方面请求提供援助。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详细规划了一条安全路线：途经俄罗斯的多个地区，随后过境白俄罗斯抵达乌克兰。期间，各地方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均陪同参与，包括接机、随行送至酒店及车站。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提供了交通支持，并承担了住宿费用。

**例6.** 2023年9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帮助一名15岁男孩与母亲团聚。男孩及其父亲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来到俄罗斯，居住在俄罗斯南部。但是，男孩非常想念自己远在乌克兰的母亲、学校和同学。其母亲（生活在尼古拉耶夫州）决定将儿子接回家。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提供了全流程支持：与乌克兰方面合作准备所需文件，帮助母亲做好后勤工作，支付部分旅费和住宿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列宁格勒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也做出了贡献。

**让儿童重返家庭，同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一起生活，这是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机制一贯的工作重点。**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对各地区的情况进行监管，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推动家庭重聚（并非所有家庭都需要额外援助）。如需寻找俄罗斯境内的儿童，公民可向以下地址发送邮件：[obr@deti.gov.ru](mailto:obr@deti.gov.ru)或在[deti.gov.ru](http://deti.gov.ru)网站上填写表格，与全权代表办公室取得联系，或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7 800 234 07 07,[rfl@redcross.ru](mailto:rfl@redcross.ru)。

此外，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也收到了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父母和亲属的申请，他们希望与滞留在乌克兰境内的孩子重聚。

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共有来自5个家庭的9名儿童在莫斯科成功与其亲属团聚。

**例1.** 2023年10月11日，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以及乌克兰方面的支持下，一名母亲与其一直生活在乌克兰社会康复中心的女儿实现了团聚。女孩的父亲无法履行自身责任，因此失去了抚养权，女孩被乌克兰儿童保护机构接管。

**例2.** 2023年12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帮助9岁和17岁的两兄弟及其12岁的妹妹从乌克兰返回俄罗斯与其父母团聚。他们由祖母陪同前往俄罗斯。由于家庭原因，孩子们自2021年底以来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乌克兰。

孩子的父母曾多次尝试把孩子接回家，也请求过志愿者的帮助。但由于孩子们没有必要的证件，因此没有成功。2023年7月，孩子的父亲向别尔哥罗德州儿童权利问题专员加琳娜·皮亚季请求帮助。最终，在卡塔尔的调解下，成功与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对话并达成了由祖母陪同孩子返回俄罗斯的协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警卫局、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和别尔哥罗德州当局提供了协助。

**例3.** 2024年3月，我们协助了一名14岁的少年从乌克兰搬到俄罗斯。他的祖母和六年多未见的姐姐在这里等着他。男孩的父母已经去世，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一直和大伯父生活在一起。祖母一直在寻找与孙子团聚的办法，并向儿童权利问题专员请求帮助。最终，在卡塔尔的调解下，我们与乌克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谈判，这个家庭成功实现了团聚。

**例4.** 2024年5月底，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收到了祖国士兵家属委员会的请求，希望办公室能帮助一名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两个十几岁的儿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返回俄罗斯。2021年，他们一起去乌克兰看望祖母，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特别军事行动而无法离开。

乌克兰移民局在这名妇女的护照上做了标记，要求她在2024年6月8日之前离开乌克兰。一家

人本可以过境摩尔多瓦返回，但女儿没有必要证件。

在卡塔尔的协助下，我们与乌克兰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这家人前往俄罗斯。双方还商定了一条前往俄罗斯的转机备用路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了额外援助。最终，这家人回到了巴什基里亚，与家人团聚。

#### 团聚情景分类：

1.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与父母或血亲生活在一起，随后在乌克兰境内与其父母或其他血亲团聚（29名儿童）。
2. 与无亲属关系的监护人生活在一起，被监护人从乌克兰带到俄罗斯境内。随后与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团聚，母亲来接孩子后决定留在俄罗斯联邦境内（5个孩子）。
3.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与无血缘关系的监护人（近亲）生活，随后在乌克兰境内与其父母或其他血亲团聚（6名儿童）。
4.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与无血缘关系的监护人（熟人）生活，随后在乌克兰境内与其父母或其他血亲团聚（1名儿童）。
5. 生活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相关机构中，随后在乌克兰境内与其父母或其他血亲团聚（29名儿童）。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协助此前被送往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休养的儿童与其父母团聚

2023年1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对来自地方政府或公开渠道的信息做出了回应。这些信息主要反映了此前被送往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休养的儿童无法与其父母或法定代表（乌克兰公民）团聚。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决定参与推动解决这一问题。

2022年夏末秋初，由于前线局势紧张，来自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哈尔科夫州和其他地区的父母自愿将子女送去休养，使其免受战乱影响。相关陪同人员受其父母委托，将孩子送至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疗养院与康复营地。

前线情况导致孩子及其陪同人员有时无法在课程结束后立即通过安全通道返回家中，因此，孩子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回家。

安全通过需要过境邻国以绕开前线，但是，并不是所有父母都有能力独自来接回孩子，这使得团聚变得非常困难。乌克兰当局阻止符合征兵年龄的男性（父亲）离境，母亲需要照顾其他子女（这些子女的健康状况需要父母陪伴在身边）。此外，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委托人来接回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支付得起出行所需的开销。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们为居住在俄罗斯、乌克兰或欧盟的家庭都提供了帮助。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亲自探访了居住在克里米亚的儿童，专门协助滞留在俄罗斯境内时间过长的孩子返回家中。他们为每个孩子定制了不同的行动方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就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两名儿童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以协助寻找其居住在欧盟国家的父母。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志愿组织在推动家庭团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乌克兰志愿组织对与俄罗斯当局及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机构进行直接接触仍存有疑虑。

如今，得益于包括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内的多方努力，所有滞留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孩子都已与家人团聚。

截至2023年4月3日，此前被父母送去克里米亚休养的2360名儿童中，仅有38名仍滞留在克里米亚。至4月19日，这一数据已减至6名，至5月29日，仅剩3名。这3名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最好暂时继续留在克里米亚。随后，其中2名儿童在9月被父母接走。截至2023年10月1日，只有一名17岁的少年因其家人的决定依旧留在克里米亚。这名少年已成年，目前就读于俄罗斯的一所大学。

#### 保护流浪儿童的权利

2022年春季，驻扎在马里乌波尔的俄罗斯军事人员发现了一群流浪儿童，并将其移交给了该市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些儿童随后被按照无父

母照顾儿童的身份，安置在顿涅茨克儿童福利中心。5月，经法定代表的同意，即上述儿童福利中心负责人，31名儿童被送往莫斯科州的一家疗养院进行疗养。

疗养结束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监护授权机构向莫斯科州监护授权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将这些儿童安置在俄罗斯公民家庭中并接受照顾。

### 在上述31名儿童中：

- 3名儿童的父亲满足过境要求后抵达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取得联系，于第二天接回了自己的孩子。
- 6名儿童自愿居住在家庭中心，随后均表明希望被安置到寄养家庭；
- 22名儿童由莫斯科州居民进行初步照顾。其中一名女孩后来被安置在原家庭所在地旁的邻居家（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关于剩余的28名儿童，我们逐一询问了其是否愿意被安置到寄养家庭，以及找到并回到亲戚熟人家庭中的可能性。此外，我们也告知这些儿童，乌克兰方面希望他们返回故地。但是，很多孩子都表示不愿返回顿涅茨克，因为该地区并不安全。有些孩子表示，愿意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回去。我们也为一位表示想要回去的孩子提供了相应的协助。

**2023年11月，我们帮助了博格丹·叶尔莫欣（31名儿童之一）与其在乌克兰的表姐团聚，这是博格丹·叶尔莫欣自己的愿望。此前，他自愿生活在俄罗斯的寄养家庭。他被委托人护送到明斯克，并在那里见到了自己的表哥。为了保障其安全过境并和家人团聚，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与乌克兰方面、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塔季扬娜·莫斯科尔科娃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商讨细节。同时，意大利红衣主教马泰奥·祖皮和教皇驻俄罗斯使团代表也提供了支持。**

迄今为止，27名儿童中已有12人成年，2人回到了乌克兰，其余人自主决定继续在俄罗斯生活。

2022年秋天，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市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地下室里发

现了13名儿童，并将其从炮火中转移出来。这些孩子没有老师和辅导员看管，只有3人有证件，其余孩子的信息都是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

后续这些儿童被安置在一一所寄宿学校，该学校的管理部门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开始共同寻找这些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伊娜·什文克也参与了其中。

很快我们成功找到了部分孩子的亲属。11月，一个孩子被交给了母亲；12月，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交给了监护人（祖母）；1月，四个兄弟姐妹被交给了父亲；3月，一个男孩被交给了母亲。

**2023年5月，一位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和暂居库皮扬斯克寄宿学校的儿子实现了团聚。在志愿者们的申请下，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协助解决了后勤问题，购买了机票和火车票，并提供了住宿。罗斯托夫州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全流程。**

2023年6月，一对兄妹被母亲接走。今年9月初，这群儿童中最后剩下的一对兄妹也成功和母亲团聚。截至今日，库皮扬斯克寄宿学校的所有孩子都已和家人团聚。

### 无父母照顾儿童被安置到俄罗斯公民家庭中

**2022年4月至10月，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380名孤儿和无父母照顾儿童被安置在俄罗斯19个地区的寄养家庭中。**

其中大部分儿童已在顿巴斯地区的孤儿院生活了很长时间，大多数都有兄弟姐妹（3至9人为单位），一些儿童需要特殊的健康照料。按照经验，安置这些儿童非常困难。与此同时，鉴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复杂局势，很难找到愿意接收儿童的家庭。鉴于其父母正处于危机状况，短期内无法恢复父母权利，所以近期很难实现儿童与其亲属团聚。

女孩，13岁

需要认识到，多年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炮击，生活在当地社会机构的大多数孤儿都知晓这一事实，他们不认为俄罗斯是敌人，期待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保护和援助。因此将他们安置到俄罗斯寄养家庭不会对他们造成创伤。

相关工作都是在顿巴斯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机构的指示和积极参与下展开的。2022年4月，根据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授权监护机构的决定，第一批儿童（27人）被安置到了位于莫斯科州的临时寄养家庭中。

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需要在战火中将儿童迅速撤离，并为其营造合适的家庭氛围。当然，可以考虑将儿童安置在安全地区的儿童机构或临时居住点，但这种集体生活可能会产生一定风险，不符合俄罗斯及国际上普遍的去团体化趋势。

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倡议下，第三方专家正围绕受到乌克兰军事行动影响的儿童（包括寄养儿童）开展研究，计划于2024年秋季提交报告。

**“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卢甘斯克的时候，怎么说呢，我是个懒惰的人，经常和男孩打架，非常易怒且好斗。而现在，当我搬到这里，我有了... 我有机会参加体育运动，有机会好好生活，有机会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男孩，16岁

对儿童而言，适应新学校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教学大纲的改变。孩子们说，以前的学校实际上没有教太多东西，有时候会人为提高寄宿机构儿童的成绩。因此，在换了学校之后，会出现儿童实际掌握的知识水平与其此前成绩不相符的情况。

**“总的来说，学习变得更容易还是更难？更难了。因为以前的学校会因为我们是来自儿童之家的，而故意提高我们的成绩。之前，我各科成绩都是4分，而现在只有两门是4分，我争取过全科拿4分，但没有成功。”**

不过，一些参加研究的人指出，这种变化反而有助于他们提高学习动力，制定更周密的教育计划。

**“以前我都是拿的3分，现在已经拿到4分了。这是因为我明白了要在这里考进好大学不容易。以前就算我全科都是3分也能进任何学校，这里不是这样。这里需要扎扎实实地学习。我明白了，不应该浪费时间，应该好好学习。”**

男孩，15岁

研究过程显示，很多孩子是在搬到俄罗斯其他地区后才第一次接受体检，部分人被检查出疾病，这些病在他们之前的病例或健康卡里都没有体现。还有些人之前的诊断被人为删除了。

在被寄养的儿童中，有22名是在马里乌波尔被发现的无父母照顾儿童。

所有寄养儿童都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同时保留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或乌克兰的公民身份。需要将其与俄罗斯境内现行的安置无父母照顾儿童的形式进行区分。

根据俄罗斯法律，监护机构可以决定及时将无父母照顾儿童安置到寄养家庭中。而领养则需要在领养者和被领养者之间建立类似于父母和亲生子女的法律关系，这需要通过法院判决实现。

考虑到未成年人与其血缘亲属（如果有的话）存在团聚的可能性，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我们将儿童安置到寄养家庭确定为首选形式。

《儿童权利公约》强调，为保障儿童充分且和谐地发展个性，需要使其在幸福、关爱和理解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根据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倡议，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对2023年3月18日第62-F3号联邦法“关于拥有乌克兰国籍的俄罗斯公民的法律地位的特殊性”中涉及孤儿和无父母监护儿童的部分进行了说明，强调国籍变更应结合考虑每个儿童的具体生活情况、是否存在近

亲及其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同时儿童的个人意愿是先决条件。

**2022年4月至10月，在安置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方面，我们并未选择收养这一形式。**

## “后天” 康复课程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为战事波及地区的儿童组织了康复课程。自2022年8月以来，已举办了13次相关课程。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赫尔松、扎波罗热、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的2700名青少年参与其中。

该项目旨在为青少年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和心理康复治疗。

在每批课程的框架内，我们都设立了社会心理支持部门。鉴于参与者大多数为高年级学生，我们以职业指导为重点安排了一系列教育计划。青少年能够接受各项培训、听讲座、上体育课、外出郊游，充分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文化。

该项目不包括军事训练。

心理诊断结果以及儿童及其家长的反馈充分证实，上述课程在解决青少年的需求和问题方面效果显著。孩子们的心理状态趋于稳定，他们正在逐渐掌握自助的技能。心理学家的结论显示，36%的课程参与者了解了自身优势，找到了新的行为策略，明白了自己为实现职业梦想而需要付出的努力。28%的参与者缓解了自己的焦虑情绪，学会了对抗内心的波动，能够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心理学家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敞开心扉的人，我向她倾诉了我所担心的一切，她帮助我解决了问题。我们的培训非常有趣，我非常愿意参加！”**

**弗拉迪斯拉夫·C，17岁，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并结识来自不同城市的人，这非常有趣。辅导员和心理学家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让我们在14天内融合为一个大家庭。这个成就令人感到兴奋。”**

**伊戈尔·H，16岁，扎波罗热州**

**“我非常喜欢本次课程，因为辅导员们非常和蔼可亲，总能够与我们共情。此外，课程本身也非常充实。我们成功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团队。我们每天都围绕数学和分析学饶有兴趣地进行讨论。这次课程给了我改变自己的动力！”**

**阿尔捷姆·M，15岁，别尔哥罗德州**

**“我很高兴参加了这次课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而言，班级小队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我将永远记住我的两位辅导员！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

**阿尔捷姆·B，17岁，库尔斯克地区**

在慈善人士的帮助下，课程得以开设，参与者无需承担路费和住宿费。儿童需要在自愿并征得父母同意的基础上才能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收到了很多报名申请以及参与者的感谢函。

2023年12月，为500名青少年举办的“后天”课程在莫斯科州拉开帷幕。活动参与者们纷纷针对家乡发展提出建议并汇编成册，名为“孩子们的100个想法”。其中一些倡议已经付诸实施。例如，扎波罗热州的梅利托波尔开设了一家夏季露天电影院。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2024年4月的工作访问中参观了该影院。

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提议举办表演大师班。2024年4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访问新入俄地区期间，在卢甘斯克的戈卢博维奇剧院为儿童和家长首次举办此类活动——“戏剧从家庭开始”。全国家长协会执行主任拉丽萨·萨纳托夫斯卡娅和励志教练伊琳娜·加拉诺娃出席活动。莫斯科家庭剧院学校艺术总监维亚切斯拉夫·瑙门科以家庭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业余剧院大师班。来自顿涅茨克“比谢德卡”剧院的演员塔蒂亚娜·诺萨奇和丹·拉里奥诺夫举行了情商培养大师班。随后，孩子和家长们准备了节目，并即兴表演了话剧。

秋明州州长亚历山大·摩尔准备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派车赠送书籍，方便偏远地区的儿童也能接触到文学。

孩子们的其他建议还包括到金环地区游览、编纂最新的珍稀动植物红皮书等。

**全国首家青少年及其父母中心“脉冲”即将在扎波罗热州开业。在这里，他们能为任何与共同休闲活动有关的倡议寻求支持，设计并实施对家庭有益的项目，并接受专家的咨询和建议。**

此外，应孩子们的要求，我们为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别尔哥罗德州的60个家庭组织了“后天”家庭课程。活动分别于2024年2月和5月举行，内容涉及心理、文化、体育、娱乐课程，体育活动、与有趣的人会面、音乐会等等。下一次此类活动计划于八月举行，旨在加强家庭关系，为实现想法、自我表达以及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交流创造条件。

**“这项活动让参与者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彼此间的互动，发现每个家庭成员的新的性格特点，实现团结，共同参与创意、教育、体育和心理活动，分享家庭幸福的秘诀。”**

**“后天”项目心理服务主管、执业心理学家  
安娜**

我们专门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合作，为从事项目工作的专家组织培训。我们总结了“后天”项目心理服务工作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与来自战区、新入俄地区和边境地区儿童交往的指南。

## **“接住儿童”人道主义运动**

2022年4月初，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办事处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了“接住儿童”人道主义运动。这项慈善运动的主要特点在于精准性，即能够根据家庭和儿童机构的具体需求开展工作。我们安排了人道主义车队，向新入俄地区及别尔哥罗德州的临时住宿中心和活动总部运送物资。

目前，这些地区共设有五个人道主义总部，分别位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卢甘斯克、梅特罗波尔和热尼切斯克。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上述五个中心被分送给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有孩家庭、儿童机构（包括军事行动活跃地区）。2023年，他们处理了超过3600份公民的请求。2024年，已收到460份请求，为1490个儿童提供了专项援助，其中包括获得食品包、个人卫生用品、衣物、文具、家用电器和家具，帮助改善生活条件、获取证件以及申请社会福利。

**在此慈善运动的框架内，我们已经组织了28次人道主义车队，为16000多人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帮助，共运输了250余吨援助物资。**

人道主义物资包括：药品和维生素、特殊营养品、轮椅、直立式轮椅、残疾儿童运动器材、服装和鞋类、床上用品、个人卫生用品、文具和食品。冬季特供的保暖用品包括：厚毛毯、便携式取暖器、家用发电机。

**一位年轻的母亲向马里乌波尔“接住儿童”的总部求助。她的家被烧毁，丈夫死于特别军事行动。丈夫死后，她在马里乌波尔妇产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她们无处可去。“接住儿童”总部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监护机构一起，在马克耶夫卡的一家宿舍为这位年轻母亲找到了住处。他们帮助她搬了进去，并购置了必需品：婴儿车、尿布、衣服、床上用品和卫生用品。**

此外，慈善捐款还被用于为机房、家庭型技术援助中心购置设备，向儿童医疗中心提供必要的药品和设备，帮助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儿童做好2023/24学年的开学准备。

2023年8月，我们为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的两所艺术学校购置了多台乐器。此外，还在马里乌波尔为青年芭蕾舞蹈演员举办了古典舞蹈大师班，这也是为了回应当地居民向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发出的请求。

2023年9月，我们举办了名为“从学童到学童”的慈善活动。在此框架下，我们为新入俄四地的250名儿童提供了共计1.5吨的笔记本、

日记本、钢笔、铅笔、颜料、毛笔、画册等其他文具。

此外，在“接住儿童”慈善运动的框架下，我们计划在马里乌波尔的“祖国”公园内新建一个运动场。

我们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残疾儿童社会康复中心购买了儿童服装、益智游戏、个人用品以及精细动作技能开发和感官强化设备。

我们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之家捐赠了医院专用轮椅。

我们向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地区的儿童社会和心理康复中心提供了熨烫机、电视机、体育器材和儿童服装。

### **“幸福童年”慈善项目**

自2023年1月以来，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和圣巴塞尔慈善基金会一直在推动开展“幸福童年”慈善项目。该项目旨在筹集善款，以满足儿童社会机构的需求，精准帮扶新入俄四地的儿童及有孩家庭。

2023年“幸福童年”项目成果显示，15个儿童组织和机构获得了价值2850万卢布的援助，4000多名儿童获得了专项援助。

部分善款还被用于改善和维护赫特斯克儿童寄宿学校（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儿童寄宿学校（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捷尔佩涅夫斯卡娅寄宿学校（扎波罗热州）。此外，善款还用于培养一支具备必要能力的专业人员团队，为受伤严重的儿童提供服务。应上述12家机构负责人的要求，项目资金被用于购置并运送发电机、洗衣机和缝纫机、家具和卫生用品。此外，该慈善项目还为捷尔佩涅夫斯卡娅寄宿学校购置了一辆10座小型客车。

2023年3月，一支来自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高水平医生团队前往支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儿童寄宿学校和捷尔佩涅夫斯卡娅寄宿学校，针对儿童的护理、治疗和康复提出了专业建议。

2024年4月，专家们再次访问了新入俄地区的学校。来自莫斯科的一名神经学家、一名精神

病学家、一名儿童康复学家、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姑息疗法医生对沙赫特斯克儿童寄宿之家（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罗文科沃特殊需求者寄宿之家（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进行了检查。

该慈善项目还筹集了75万卢布，用于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心理、医疗和教育委员会购置价格昂贵的专用设备，包括用于矫正语言障碍的交互式治疗镜、感官板、模拟器、儿童智力测试材料和教学资料等。

2023年6月1日，“幸福童年”慈善项目在莫斯科举办了慈善晚会，这也是首个对各年龄段儿童均开放的慈善晚会。当日参观人数超过6000人，门票收入将被用于开展慈善活动。

2023年8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工作访问框架内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儿童之家赠送了一辆新车，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属的创伤学中心赠送了一台新的负压治疗设备，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代表提供了500万卢布的援助金，用于新建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该项目框架内，我们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心理-医疗-教育委员会捐赠了互动式语言治疗镜、感官板、模拟器、儿童智力测试材料。为别尔哥罗德州的儿童临床医院购买了医疗耗材。

我们还向克拉斯诺达尔的儿童寄宿之家捐赠了10张电动医疗专用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此外，“幸福童年”慈善项目还向有孩家庭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援助。

例如，“幸福童年”慈善项目为一个来自扎波罗热州的多子女家庭购置了一辆小型面包车。这对夫妇养育了10个孩子，其中7个是收养的。一位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多子女母亲获得了购买两层楼房的商品券。这位母亲独自抚养八个孩子，因为其丈夫是一名军人，已于去年4月去世。2023年9月，该慈善项目为一位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失去一条腿的多子女单亲父亲购置了一栋宽敞的房子。

我们成功举办了“白手帕”活动，共筹集300万卢布善款，将用于满足战区流离失所者、有孩家庭和致力于保护儿童利益的组织的需求。

## 协助为儿童安排康复治疗

为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中受伤的儿童安排康复治疗是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2023-2024年，我们进行了九次医疗康复和疗养治疗活动，共有246名儿童参加，他们在治疗计划结束后都立即返回了家。

- 15名被诊断为脑瘫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儿童在父母的陪同下在莫斯科州接受了康复治疗。
- 23名残疾儿童在莫斯科州接受了心理、医疗和社会支持综合治疗。
- 12名因患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脑瘫）而出现行动障碍的儿童与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莫斯科州接受了治疗。
- 50名来自扎波罗热州的患有呼吸道、肌肉骨骼和肠胃疾病的儿童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了疗养治疗。
- 50名来自赫尔松州的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儿童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了康复治疗。
- 14名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寄宿机构的残疾儿童在克里米亚共和国接受了治疗。
- 25名来自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寄宿机构的残疾儿童在克里米亚共和国接受了治疗。
- 5名来自扎波罗热州寄宿机构的儿童在克里米亚共和国接受了治疗。
- 12名来自诺沃卢甘斯克耶村的儿童与其父母和陪同人员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受了疗养。

2023年8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前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儿童临床医院探望16岁的基里尔。基里尔在霍尔利夫卡市被乌军炮火击中，伤势极其严重。这位男孩的母亲早些时候曾请求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为儿子在莫斯科安排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9月初，基里尔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一家联邦级医疗中心住院并接受治疗。与此同时，来自顿涅茨克沙赫特斯克儿童寄宿学校的2名儿童也被送到该医疗中心接受康复治疗。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正在帮助因遭受地雷爆炸而受伤的儿童安排治疗和医疗康复，包括安装假肢。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这些孩子被送往首都和联邦级别的儿童诊所，这些诊所均属于俄罗斯最好的医疗机构，包括俄罗斯儿童医院和儿童急诊外科和创伤学研究所等。

一名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男孩在地雷爆炸中受了重伤，被紧急送往儿童急诊外科和创伤学研究所住院治疗。医生们竭尽全力对他进行治疗，并安排了所有必要的康复项目，准备为他安装假肢。多亏了“Motorika”公司的专家，这名男孩得到了一只根据其骨骼结构定制的仿真手。在学会了仿真手的所有功能后，男孩将能够重新使用双手。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通过筹集善款，为其支付了仿生手150万卢布的总费用。

2023年7月，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协助一名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13岁男孩前往儿童急诊外科和创伤学研究所住院治疗并接受后续的康复训练。

## 在新入俄地区发展儿童基础设施

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支持下，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别洛沃茨克、马里乌波尔和马克耶夫卡开设了三个青少年中心。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度过有趣而有益的时光。中心还实施了“家长客厅”项目，每月与专家举行一次关于儿童养育问题的会议。

2023年12月，在全权代表的支持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开设了一家残疾儿童日托中心，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在这里呆上几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休息一下，做自己的事情。

2024年6月，心理教育、医疗和社会援助地区中心（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成为全俄“新机遇中心”拨款竞赛的15个获奖者之一。获奖者将获得高达200万卢布的奖金，用于为残疾

儿童创建一个新的舒适中心。此次竞赛是与国家儿童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该中心计划于2024年开放。

## 国际合作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愿意同国际组织代表和外国官员开展协作。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期间，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已与他们举了数次会晤。

2022年10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同联合国难民署驻俄罗斯办事处主任卡里姆·阿塔西举行了会晤。她向对方提供了关于帮扶特别军事行动地区孤儿及无父母照顾儿童的详细资料，并根据卡里姆·阿塔西的请求额外提供了补充资料。

2023年1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洲和中亚区域主任阿夫山·汗举行了会晤。期间，她谈到了关于将儿童撤离炮击区、为其安排住宿、寻找亲属和推动家庭重聚等问题。

此外，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正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讨论有关在第三国寻找失联儿童并推动其与家人团聚的问题。俄罗斯已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了儿童名单及其在欧盟国家境内的亲属联系方式。目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积极协助下，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一些涉及儿童与家人团聚的案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正在协助安排交通问题，筹备住宿费用，并推动寻找在第三国的儿童并让他们与在俄罗斯的父母团聚。

2023年4月5日，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联合国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表了以“儿童与武装冲突：乌克兰危机；从冲突地区撤离儿童”为主题的讲话。顿涅茨克人权专员达里娅·莫罗佐娃、顿涅茨克领导人儿童权利顾问埃莱奥诺拉·费多连科和顿涅茨克创伤科医生叶夫根尼·日利岑也提交了关于顿巴斯局势的报告。“接住儿童”人道主义运动负责人阿列克谢·彼得罗夫介绍了该运动目前取得的成果。

2023年5月16日，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代表团团

长举行了工作会晤。双方就寻找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亲属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达成了继续合作的协议。

2023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同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吉尼亚·甘巴举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权利。双方还讨论了如何预防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

2023年6月29日，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莫斯科与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枢机举行了工作会议。双方讨论了与军事行动和保护儿童权利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双方决定成立双边小组，在其框架内并在俄罗斯外交部的支持下，交换关于希望与乌克兰亲属团聚的儿童的信息，并协调行动。

意大利红衣主教马泰奥·祖皮协助推动了博格丹·叶尔莫欣与其亲属团聚前的谈判进程（第10页）。在人们无法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教皇驻俄罗斯使团协助其确认关于儿童、有孩家庭、成年公民居住在俄罗斯的信息。2023年12月1日，教皇驻俄罗斯使团会见了带着五个孩子的母亲。这家人大约在一年前于俄罗斯团聚并决定留在这里生活。

2023年7月4日，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会见了卡塔尔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双方就俄罗斯方面为保护受军事行动影响的未成年人的健康和生命所采取的行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儿童与其父母重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卡塔尔之间的合作

卡塔尔代表深入参与了团聚进程，协助研究了细节，推动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组织和支持儿童、父母和陪同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

自2023年10月以来，在卡塔尔的直接参与下，在家庭团聚方面取得了以下重大进展：

— 在俄罗斯，来自4个家庭的8名儿童实现了团聚；

— 在乌克兰，来自27个家庭的34名儿童实现了团聚。

卡塔尔代表在卡塔尔驻莫斯科使馆内举办了6次会议，以亲自核实所有家庭团聚的细节。卡塔尔驻俄罗斯大使法赫德·穆罕默德·阿提亚多次参与会议。

俄罗斯媒体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对我们联合行动框架内的每一次团聚案例都进行了广泛而公正的报道，这有助于在国际层面准确传播有关我们在家庭团聚方面所作的工作。

现在，在家庭纠纷案件中，如果父母双方无法自行达成协议，可以诉诸调解并在中立方的协助下达成协议，这主要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利益。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

卡塔尔的援助不仅限于帮助儿童与其亲属团聚，卡塔尔的代表们还深入参与他们的生活，真正关心他们如何重返社会，关心他们的身体和心理情感健康。

2024年4月，卡塔尔在多哈举办了家庭团聚康复计划，有10名儿童及其亲属参加。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多哈会见了这些家庭。

作为对卡塔尔正式访问的一部分，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卡塔尔外交部国际合作国务部长洛尔瓦·阿尔·卡特尔围绕进一步合作举行了会谈。

##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与乌克兰当局之间的协作

自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以来，乌克兰当局未曾正式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进行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愿意与乌克兰方面开展合作，如果收到正式请求，将予以考虑。

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和乌克兰方面建立了工作沟通渠道，以便交流信息、核实数据并协调家庭重聚进程。双方正通过该渠道常态化开展建设性工作。

2023年10月，卡塔尔成为联络调解人。2024年4月24日，卡塔尔在多哈首次参与协调了与乌克兰方面的对话交流，就如何帮助希望团聚的家庭以及具体名单（包括目前生活在俄罗斯、期望与其在乌克兰的亲属团聚的29名儿童，目前生活在乌克兰、希望与其在俄罗斯的亲属团聚的11名儿童）进行了讨论。

2024年5月23日，上述名单上的6名儿童与其在乌克兰的亲属成功团聚。在此协议框架内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拖延了部分儿童与其在俄罗斯亲属团聚的进程，没有尽力给予行政支持。

## 乌克兰的行动有损儿童利益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及其办公室直接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开展工作，与儿童及其亲属进行直接沟通，并对媒体消息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乌克兰的行动有损儿童利益**

- 起初，乌克兰方面没有将儿童撤出正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危险地区，而是将其视为乌克兰武装力量和新纳粹部队的肉盾。现在，乌克兰正在进行强制疏散，全然不顾当事人的自身意愿。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一些家庭希望前往俄罗斯，但这一选择权被乌克兰方面忽视。
- 乌克兰正在骚扰接收照顾来自顿巴斯地区孤儿的俄罗斯家庭、协助为新入俄四地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俄罗斯专家及其家人。他们接到电话威胁，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威胁讯息，他们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在网站上。同时，参与推动家庭重聚的志愿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也受到了骚扰。

2023年4月，一名在俄罗斯寄养家庭中生活的来自马里乌波尔的男孩（此前为孤儿）遭到了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电话和信息攻击，强迫他对外宣称，自己是被迫来到寄养家庭的，非常想回去。对此，男孩表示拒绝。但是，这些不法分子开始威胁伤害他的姐姐们。为了救她们，男孩不得不返回乌克兰。至此，攻击、胁迫才得以停止。

- 一些家长将子女送回俄罗斯短期休整一段时间。乌克兰方面正在向这些家长施压，要求他们将子女接回并指控俄罗斯的相关组织者。
- “拯救乌克兰”等乌克兰公益组织并没有就推动家庭重聚与俄罗斯方面协调行动，而是指使在俄儿童的亲属向边防局工作人员讲述虚构的故事，导致入境俄罗斯及准备移交儿童必备的文件时间大大延长，这不利于家庭尽早重聚，也加剧了入境的难度，特别是当人们隐瞒自身真实身份的时候。
- 乌克兰有计划地炮击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和其它地区的居民区，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积极参与援助边境地区平民的工作。
- 乌克兰当局支持利用公开数据追踪儿童。
- 乌克兰要求团聚的家庭作证，并以与现实不符的方式陈述情况。当这些家庭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后，其表态和言论往往会发生巨大变化。
- 乌克兰正在炮制谎言，诱导父母或亲属对俄罗斯的工作持有怀疑，使推动儿童与家人重聚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乌克兰在 [childrenofwar.gov.ua](http://childrenofwar.gov.ua) 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所谓被通缉的乌克兰儿童的信息。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反复核查了该信息，发现其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有些儿童早已从康复营返回家中并与家人团聚，但网站上仍保留着他们的信息。在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初几个月，一些亲属向网站求助寻找失联儿童，而这些孩子均早已被找到。因此，该网站中关于1.9万名儿童被强制转移到俄罗斯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不可信的。

## 公共网络中传播的谎言

俄罗斯及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积极开展工作，拯救儿童生命并保护其权利。遗憾的是，这些努力被外国媒体和政客歪曲。我们认为，在部分情况下，这是故意为之；在部分情况下，这是对具体情况的不了解或不专业所导致的。

乌克兰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造谣运动，最大限度地将儿童保护问题政治化。在我们看来，乌克兰方面与其说希望帮助家庭，不如说希望构建一个“神勇”的制度。

俄罗斯对外国媒体发布的消息进行了分析并发现，这些关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工作成果的材料都是基于未经证实的数据，论点十分模糊：没有姓名或地址，无法核实真实性。实质上，这就是媒体炮制的谎言。

外国媒体常常提及的多项论断与事实不符，包括“俄罗斯正在驱逐儿童”（关于已抵达安全地区的儿童），“俄罗斯正在阻碍父母与子女团聚”（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对此毫不知情，恰恰相反，俄罗斯正竭尽一切努力消除相关障碍）。

**我们注意到媒体存在用词不当的问题。例如，外国媒体经常使用“收养”一词来描述顿巴斯儿童被安置在寄养家庭，但准确说应该用“监护”，或按照惯例，应使用“寄养”。**

我们认为，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可能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处理该问题上的法律规定存在实质性差异。

此外，为了向俄罗斯互联网和媒体投放虚假信息，黑客对俄罗斯的网络资源持续发动攻击。

例如，2022年8月23日，“Meduza”和“Mediazona”媒体援引克拉斯诺达尔市家庭和儿童事务局网站信息称，来自马里乌波尔被解放地区的1000多名婴儿已在秋明、伊尔库茨克、克麦罗沃和阿尔泰边疆区找到了新家庭。此外，300多名婴儿被临时安置在克拉斯诺达尔的社会机构中，正期待与新家庭见面。8月24日，该国家机构发布消息称，网站遭遇了DDoS攻击，上述材料未经授权，是利用服务器软件漏洞发布的。然而，乌克兰外交部基于该报道，就俄罗斯公民非法收养乌克兰儿童发表了声明。

此外，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的工作动向已做到最大限度的透明，相关信息均可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官方网站 [deti.gov.ru](http://deti.gov.ru)、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的个人网页及 VK 和

Telegram上的“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社区获悉。此外，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还定期为俄罗斯和外国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并发表评论。

因此，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中心举办了两次专员新闻发布会（2022年4月和 10月），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正在开展的工作，并回答了记者（主要是外国记者）的问题。两场活动是线下和线上同步举行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定于2024年6月举行。

此外，2023年，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还接受了多家外国媒体的独家采访，并协助进行了拍摄，包括美国新闻频道Vice News、日本电视频道NHK、意大利电视频道RAI、西班牙报纸El País、瑞士杂志Weltwoche、西班牙视频博客100 Giorni da Leoni、哥伦比亚广播电台WRadio和英国电视频道ITV。

采访中提出的问题大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已经出版的报道中再次使用了“收养”、“驱逐”等不正确的措辞。

**2023年11月，“后天”第12轮活动召开了外国记者参观会。来自美国的ABC新闻电视频道、意大利《共和国报》、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和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们前来参观新入俄地区孩子们的疗养情况，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特别军事行动期间，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在儿童保护问题上炮制了多个谎言，主要如下：

### **谎言1 “俄罗斯驱逐或将儿童运输出境”**

事实并非如此。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联邦没有驱逐而是接收了约480万乌克兰和顿巴斯地区的居民，其中超70万是儿童。绝大多数儿童是跟随其父母或近亲一起迁移到俄罗斯境内的安全地区。顿巴斯地区的儿童机构为确保学员安全，被迫从炮火中撤离。

### **谎言2 “俄罗斯计划收养儿童”**

俄罗斯联邦没有收养特别军事行动地区儿童的计划，关于数千名儿童被收养的信息是虚假的。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2022年4月至10月，380名孤儿和无父母

照顾儿童（其中大多数来自多子女家庭或自身患残疾）被安置到俄罗斯家庭中，并接受照顾。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的消息显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暂未有儿童被收养。

详见“关于无父母照顾儿童被安置到俄罗斯公民家庭中”章节。

### **谎言3 “俄罗斯拒绝归还乌克兰儿童”**

自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以来，我们一贯公开处理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家人分散问题，推动实现重聚。我们第一时间处理各类请求：帮助寻找走散的儿童，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儿童都在亲戚家中，父母也知晓孩子的位置；协助填写文件；陪同母亲、祖母或其他近亲前往俄罗斯，为其支付住宿费和路费，并安排会面。我们正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卡塔尔及梵蒂冈共同开展上述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或者是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重聚。详见“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推动家庭团聚方面所做工作”章节。

### **谎言4 “俄罗斯拒绝就归还儿童问题与乌克兰方面开展合作”**

俄罗斯有一条工作渠道，专门负责与乌克兰开展合作，解决具体个人事宜。在卡塔尔及梵蒂冈的斡旋下，双方交换必要的文件和信息，就推动家庭重聚开展协作。毕竟，这些儿童有可能在俄罗斯，也有可能在乌克兰境内。详见“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推动家庭团聚方面所做工作”章节。

### **谎言5 “来自特别军事行动地区的儿童被迫加入俄罗斯国籍”**

在乌东四地加入俄罗斯联邦后，其居民，包括未成年儿童，被承认为俄罗斯公民，有机会获得俄罗斯护照。14至18岁的儿童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国籍。14岁以下儿童的申请应由其法定代表、父母或监护人提交。孤儿以及无父母照顾儿童的法定代表是其所在社会机构的负责人。

俄罗斯联邦的新公民如果此前拥有乌克兰公民身份并且不愿意放弃该身份，则可以保留乌克兰国籍。因此，更改国籍的情况并不存在。

在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之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国家。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儿童获得了本国国籍，而2014年4月7日之前出生的儿童大多拥有乌克兰国籍。

在举行全民公投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自2019年起）、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自2022年5月起）的公民在迁往俄罗斯联邦后，本人及其未成年子女可按照简化程序加入俄罗斯国籍，以获得俄罗斯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保障，包括社会福利。

按照简化程序加入国籍并不会限制儿童的权利。俄罗斯公民身份使其能够获得联邦和地区法律规定的社会支持措施，更快接触到新机会，如进入俄罗斯联邦的教育机构。

如果没有俄罗斯公民身份，有孩家庭以及孤儿只能享受有限的社会保障。子女成年（18岁）后，有权自行决定是否保留俄罗斯国籍。当前，数据显示，人们如果想要返回乌克兰，则必须放弃俄罗斯国籍。

#### **谎言6 “俄罗斯专设营地，为来自特别军事行动地区的儿童进行再教育并安排军事训练”**

俄罗斯根本没有所谓的再教育营地，也没有为来自特别军事行动地区的儿童进行再教育的营地。

俄罗斯在保健中心及营地为儿童开展了休闲活动。这种形式在俄罗斯很普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础设施较为健全。当然，来自特别军事行动地区的儿童也能够享受此类休闲活动。

通常，营地活动不仅局限于休闲和康复类活动，还包括教育和发展类项目。2022年11月，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和车臣共和国总统的倡议下，俄罗斯首次为违法青少年举办了一种将体育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新型夏令营。该活动旨在使被执法机构登记在册的未成年男子融入社会。来自俄罗斯联邦15个地区的192人参加了此次夏令营，其中有30人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15人来自卢甘斯克人民

共和国，且均获得了其父母的同意。这些家庭都持亲俄立场，对子女的爱国主义教育很感兴趣。

自2022年8月以来，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倡议下，俄罗斯为特别军事行动波及地区的青少年组织了“后天”康复课程。起初，该课程的参与者是来自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儿童，随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的儿童也加入其中。自2023年起，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等地区的儿童也加入了该课程。“后天”康复课程旨在帮助儿童从压力中恢复过来，适应新的环境，并探索创造未来的机会。课程结束后，孩子们返回家乡并与家人团聚。详见“‘后天’康复课程”章节。

#### **谎言7 “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促使俄罗斯加强在推动家庭重聚方面的努力”**

这一论断与现实不符。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发出通缉令之前，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也一直在为家庭重聚而努力。

恰恰相反，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只会鼓动错误信息的传播，营造紧张局势并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这显然不符合儿童和家庭的利益。真正希望与子女团聚的父母和亲属害怕向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或俄罗斯当局寻求帮助。而实际上，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在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通缉令之前就一直致力于保护儿童的权利，现在也是，未来也将如此。

迄今为止，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还不知道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具体是什么，其依据是什么。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没有联系过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或其办公室，也没有寄送或要求寄送任何文件。

国际刑事法院官网声明中使用的“非法驱逐人口（儿童）”措辞令人难以理解。

俄罗斯联邦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其代表在我国受到通缉。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将一以贯之地继续开展工作。

## 协助保护受“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影响的儿童的权利

2024年3月22日，“克罗库斯城”音乐厅（莫斯科州）发生恐袭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办公室立即成立了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工作组，以帮助受害者并为相关家庭提供精准服务。任务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咨询和家庭支持。

在7名受影响的儿童中，有5名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医院住院治疗。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前往巴什利亚耶娃儿童临床医院探望了这些儿童，并会见了主治医生，确保为这些儿童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迄今为止，所有儿童都已出院，恢复和康复工作仍在继续。

在工作组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来自6个家庭的9名儿童在“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悲

剧事件后成为孤儿，还有6名儿童的父亲或母亲去世。

律师协助相关亲属确定了孤儿的监护权。现在，孩子们都过得很好。除了一个即将年满18岁的女孩外，所有孤儿的祖母都被重新赋予了永久监护权。我们已向孤儿家庭支付了援助金，并发放了失去赡养人的抚恤金。银行取消了贷款，有关公民提供了慈善援助。

此外，受害者亲属也发出了请求——专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了关于领取赔偿金的咨询服务。

专家们向一位父母在恐袭中丧生的女孩的姐姐提供了法律援助，帮助其正式确定对妹妹的监护权，还聘请了一名心理学家为该家庭提供援助。



**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参与下，儿童与其亲属（在乌克兰）团聚的数据**

附件1

编号	孩子	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	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	背景和采取的行动	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
1	男孩	父亲		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军事行动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些没有父母照顾且被安置在社会机构的儿童。他们被送往莫斯科州的一家康复机构，随后被交给他们的父亲。	2022年6月18日
2	女孩				
3	女孩				
4	女孩	父亲		母亲于2022年8月去世。祖母被指定为孩子们的监护人。父亲向监护和看管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将孩子转交给他。经过努力，孩子们回到了基辅的父亲身边。	2022年11月30日
5	男孩				
6	男孩	母亲		2022年10月17日，作为交换战俘和平民的一部分，母亲被移交给乌克兰方面。失去父母监管的男孩被临时安置在处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教母家中。在俄罗斯人权专员的协助下，母亲委托兄长将男孩接回到了自己身边。	2022年12月13日
7	女孩	母亲		孩子们与一名无亲属关系的监护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该监护人与孩子们一起从乌克兰来到俄罗斯。孩子的母亲找到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请求协助寻找孩子并推动团聚。在将孩子交给其母亲后，该妇女决定在俄罗斯生活。	2023年1月14日
8	女孩				
9	男孩				
10	男孩				
11	女孩				
12	女孩	长姐		女孩们和其母亲来自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起生活在梁赞地区的临时居住点。母亲于2022年12月17日去世。女孩们被送进了一家寄宿机构。经调解，女孩们被来自乌克兰的长姐带走。	2023年1月31日
13	女孩				
14	男孩	母亲		2022年春，由于接触线敌对行动升级，经父母同意，孩子被送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度假调养。由于母亲在乌克兰，父亲下落不明，在母亲委托人的参与下，孩子被移交给来自乌克兰的陪同人员。一家人得以团聚。	2023年3月21日
15	男孩	父亲		2022年春，由于接触线敌对行动升级，经父母同意，孩子被送往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度假调养。母亲下落不明。父亲住在乌克兰（他无法来接孩子）。根据父亲的委托书，孩子被交给了一名陪同人员。	2023年3月21日
16	男孩	母亲		2022年春，由于接触线敌对行动升级，经父母同意，孩子被送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度假调养。母亲患有残疾（行动不便）。婚姻关系已解除。父亲在俄罗斯境内（另一个家庭）。根据父亲的委托书，孩子被移交给陪同人员。男孩在乌克兰与母亲团聚。	2023年3月21日

<b>编号</b>	<b>孩子</b>	<b>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b>	<b>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b>	<b>背景和采取的行动</b>	<b>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b>
<b>17</b>	男孩	祖母		早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前，男孩由祖母照顾。后来，在祖母的要求下，他被安置在赫尔松州的阿廖什金斯基孤儿院。受到前线影响，祖母和男孩失联。在全权代表的帮助下，祖母将孩子带出了孤儿院。	2023年3月27日
<b>18</b>	女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2年3月初，女孩与姑姑一起从乌克兰来到俄罗斯，随后被送往社会康复中心。全权代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帮助祖母和孙女团聚，协助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交通和住宿。全权代表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俄罗斯-拉脱维亚边境，以便女孩随后能与在乌克兰的母亲团聚。	2023年5月19日
<b>19</b>	男孩	母亲		母亲请求帮助其与儿子团聚，并返回乌克兰。孩子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境内被交给了母亲，并被转移至乌克兰边境。	2023年5月20日
<b>20</b>	男孩	姐姐		母亲于2016年去世，父亲于2021年去世，男孩由祖母监护。2022年祖母去世后，男孩由姑姑临时监护。临时监护期结束后，他被姑姑安置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一家社会机构。来自乌克兰的男孩的姐姐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愿意照管这名男孩。在各方协助下，这个家庭成功团聚。	2023年5月26日
<b>21</b>	男孩	母亲		这对兄妹和他们的祖父一起住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祖父写了一份声明，表示不反对将孩子们转交给他们在乌克兰的母亲。孩子们在别尔哥罗德州边境处被移交给被委托人。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提供了援助。	2023年7月6日
<b>22</b>	女孩				
<b>23</b>	女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两姐妹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向祖母签发了一份委托书，祖母一直陪伴着孩子们，直到他们被移交给母亲。	2023年7月13日
<b>24</b>	女孩				
<b>25</b>	男孩	姐姐		父母双亡后，孩子生活在马里乌波尔。他被安置在一个家庭中接受临时照料。2023年7月22日，来自乌克兰的孩子的姐姐在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协助下领走了男孩。	2023年7月22日
<b>26</b>	男孩	父亲、祖母		孩子被送到顿涅茨克的一家社会福利院。母亲去世。来自乌克兰的父亲向来自乌克兰的祖母签发了一份委托书，同意祖母在乌克兰境内转移儿童，并在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月1日期间暂时离开乌克兰。祖母领走了孩子。	2023年7月25日
<b>27</b>	男孩	祖母		孩子生活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一家社会福利院。孩子的父母已经去世。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协助祖母接回孙子。	2023年7月25日

<b>编号</b>	<b>孩子</b>	<b>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b>	<b>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b>	<b>背景和采取的行动</b>	<b>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b>
<b>28</b>	男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自2023年5月9日起，男孩一直与父亲在梁赞生活。父亲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亲权。然而，母亲称孩子想去她那里。在全权代表的帮助下，父母与孩子举行了会议，决定孩子将与其在乌克兰的母亲一起生活。最终家庭团聚。	2023年8月28日
<b>29</b>	男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之前，男孩与祖父母住在扎波罗热州，母亲在波兰。孩子的母亲想把孩子带走，全权代表为他们的团聚提供了帮助。	2023年8月28日
<b>30</b>	男孩	父母		兄妹生活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军方把他们从寄宿学校带到了卢甘斯克的机构。在被委托人的陪同下，兄妹前往乌克兰与父母团聚。	2023年8月28日
<b>31</b>	女孩				
<b>32</b>	男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3年7月27日，圣彼得堡的一位居民向全权代表发出呼吁，请求帮助与其同住的侄子与在乌克兰的母亲团聚。最终母子团聚。	2023年8月29日
<b>33</b>	男孩	祖母		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之前，男孩被父母安置在赫尔松州的寄宿机构。根据文件，男孩与祖母之间的亲属关系无法确定。他们组织了DNA专家确认亲属关系。亲子关系得到确认后，孩子被交给了祖母。	2023年8月31日
<b>34</b>	男孩	母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生活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州境内，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父母决定让孩子与在乌克兰的母亲一起生活。母亲领回了男孩。	2023年9月6日
<b>35</b>	女孩	父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姐妹俩在赫尔松地区与一名保姆生活在一起。孩子们已经有大约七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母亲不参与她们的生活，也不在经济上帮助她们。2011年，法院就孩子与父亲同住的问题做出了判决。2023年7月28日，孩子们写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想去乌克兰找父亲。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孩子们被转交给了被委托人。孩子们后来与父亲团聚。	2023年9月6日
<b>36</b>	女孩				
<b>37</b>	男孩 奶奶	祖母	卡塔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母亲一起住在布良斯克州，但母亲后来被送进了看守所，男孩则被送进了福利院。我们帮助男孩来自乌克兰的祖母将其接回家，她对孙子进行了监护登记。	2023年10月14日
<b>38</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2年，男孩从赫尔松寄宿机构疏散到克里米亚共和国。来自乌克兰的母亲来到俄罗斯接回了自己的孩子。	2023年10月13日
<b>39</b>	男孩	父母	卡塔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祖父母住在赫尔松州。他的母亲请求帮助将他转移到乌克兰，并委托祖母陪伴他。一家人团聚了。	2023年10月16日

<b>编号</b>	<b>孩子</b>	<b>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b>	<b>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b>	<b>背景和采取的行动</b>	<b>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b>
<b>40</b>	女孩	父母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女孩本应在特别军事行动实施后前往欧洲某国接受教育，但她却自愿来到俄罗斯，并于2023年6月被作为无法定监护儿童被安置在一家社会机构。父母无法自行将女儿带走。在全权代表的帮助下，一家人得以团聚。	2023年10月16日
<b>41</b>	男孩	监护人（母亲的亲姐姐）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的母亲是乌军队成员，被囚禁起来。孩子与舅舅一起生活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孩子的父亲去世了。孩子的母亲在乌克兰的姐姐接管了外甥，接走了男孩。男孩去了妈妈的姐姐那里生活。	2023年12月1日
<b>42</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自2022年3月起，孩子与祖母一起生活在卢甘斯克。来自乌克兰的母亲亲自接走了儿子。	2023年12月1日
<b>43</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与祖父母住在扎波罗热州。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委托专人接回了男孩。	2023年12月1日
<b>44</b>	女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们与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和姐姐一起生活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委托大女儿接回女孩们。她们得以团聚。	2023年12月1日
<b>45</b>	女孩				
<b>46</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祖父母住在赫尔松州。他想回到妈妈身边。母亲从乌克兰来到俄罗斯接回了儿子。	2023年12月2日
<b>47</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们与祖父母住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的母亲亲自来接他们。	2023年12月10日
<b>48</b>	女孩				
<b>49</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父亲带着孩子从乌克兰搬到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与孩子一起生活。父亲因中风住进了医疗机构。孩子被送进寄宿机构。来自乌克兰的母亲接回了儿子。	2024年2月18日
<b>50</b>	女孩	母亲		2022年2月，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将孩子带到扎波罗热州的祖父母身边。祖母陪同孩子前往明斯克，在那里将女孩交给了母亲。	2024年2月19日
<b>51</b>	女孩	叔叔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1年，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来自乌克兰的父母向监护和监管机构申请将孩子安置在赫尔松寄宿机构。从2022年11月30日起，孩子们被安置在克里米亚共和国的一家福利院。2022年12月7日，女孩们的父母去世。因此，2023年11月20日，来自乌克兰的叔叔接管了她们。孩子们在被授权人员的陪同下越过边境，与叔叔团聚。	2024年2月18日
<b>52</b>	女孩				

编号	孩子	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	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	背景和采取的行动	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
53	女孩	姑姑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女孩与母亲一起生活在扎波罗热地区。2023年5月1日，母亲死于炮击。在俄罗斯，母亲的一位朋友（俄罗斯联邦公民）初步接管了孩子。女孩在乌克兰的姑姑登记了对其侄女的监护权。女孩向当地监护和看管机构确认，她想去找她的姑姑。双方实现了团聚。	2024年2月18日
54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2年，孩子们从赫尔松寄宿机构被疏散到克里米亚共和国。在寄宿机构一名员工的陪同下，他们抵达莫斯科，并在那里被交给来自乌克兰的母亲。	2024年2月18日
55	女孩				
56	男孩	叔叔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们与母亲住在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2023年11月7日，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暂时由一位远房亲戚照看。住在乌克兰的叔叔接管了孩子们的监护权。孩子们与叔叔团聚。	2024年2月18日
57	女孩				
58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特别军事行动实施以来，孩子生活在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姨妈家。来自乌克兰的母亲想把他带走。他们一家得以团聚。	2024年2月18日
59	男孩	姑姑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2年7月7日，在撤离过程中，母亲和哥哥被打死，男孩受伤并被送往卢甘斯克的一家医院。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一位邻居成为了孩子的监护人。来自乌克兰的姑姑表示希望带走孩子。男孩被交给了她。	2024年2月18日
60	男孩	祖母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生活在赫尔松州寄宿机构。男孩患有复杂疾病，因此其安全移动需要在两人陪同下单独进行，其中一人必须是男性，一名陪同人员还必须具有医学背景。来自乌克兰的祖母申请与孩子团聚。男孩在机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从莫斯科出发后，他与护送人员一起乘坐救护车前往乌克兰边境。	2024年3月21日
61	女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们没有父母照顾，2022年1月10日被送往医院，随后被送往赫尔松寄宿机构。之后，他们住进了克里米亚共和国的一家福利院。来自乌克兰的母亲决定带走孩子。一家人团聚了。	2024年3月20日
62	女孩				
63	男孩	祖母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曾在顿涅茨克的一家儿童福利院生活。孩子的母亲于2023年6月2日去世。孩子的父亲长期下落不明。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可能是孩子父亲的遗骸碎片。经遗骸DNA检测结果证实，遗骸属于孩子的父亲。上述文件使我们得以确定孩子失去了父亲监护的事实，并将孩子置于监护之下。孩子由乌克兰外祖母监护。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孩子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将孩子交给了来自乌克兰的祖母。	2024年3月20日

<b>编号</b>	<b>孩子</b>	<b>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b>	<b>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b>	<b>背景和采取的行动</b>	<b>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b>
<b>64</b>	女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外公一起生活在扎波罗热州。住在乌克兰的母亲请求帮助与孩子团聚，孩子也表示希望回到母亲身边。在母亲的委托下，男孩被交给了一名陪同人员。他们在乌克兰团聚。	2024年3月20日
<b>65</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在俄罗斯与叔叔一家生活在一起。来自乌克兰的母亲请求帮助他们团聚。男孩在叔叔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被交给了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被委托人。随后，他与母亲团聚。	2024年5月21日
<b>66</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外祖父母和姐姐一起住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母亲希望与儿子团聚。在姐姐的陪同下，他来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被交给了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被委托人。在乌克兰，他与母亲团聚。	2024年5月21日
<b>67</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男孩与祖母一起生活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来自乌克兰的母亲请求帮助与他团聚。他在护送人员的陪同下抵达莫斯科，并在那里被移交给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被委托人，以便与他的母亲团聚。	2024年5月21日
<b>68</b>	男孩	叔叔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孩子们与母亲住在扎波罗热州。母亲于 2023 年10月12日死于交通事故。孩子们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获得了临时监护权。来自乌克兰的叔叔想要带走孩子。他们实现了团聚。	2024年5月21日
<b>69</b>	男孩				
<b>70</b>	男孩	母亲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母亲在基辅，男孩与母亲的姐姐住在扎波罗热。关于孩子的父亲，我们一无所知。母亲无法亲自带走孩子：当她试图从乌克兰进入俄罗斯时，遭到了拒绝。姨妈将孩子带到莫斯科，在那里交给了一名来自乌克兰的护送人员，让他与母亲团聚。他们团聚了。	2024年5月21日

**在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的参与下，儿童与其亲属（在俄罗斯）团聚的数据**

附件2

编号	孩子	与孩子团聚的父母或亲属	参与团聚进程的国际合作伙伴	背景和采取的行动	团聚或转交给被委托人的日期
1	女孩	母亲		女孩的父亲在未征得其前妻同意的情况下将孩子带往不明目的地。当该妇女向全权代表提出上诉时，女孩正在乌克兰的一家社会和心理康复中心。母亲为陪同人员签署了一份委托书，由陪同人员将女孩带到母亲身边。	2023年10月11日
2	男孩	母亲	卡塔尔	2019年，母亲将儿子带到乌克兰的外婆家，但她已无法独自将儿子接回。全权代表帮助孩子与妈妈团聚。	2023年12月18日
3	男孩	父亲、母亲	卡塔尔	由于家庭原因，孩子与在乌克兰的祖母生活在一起。父母曾多次试图将孩子接回家，但孩子没有必要的证件。最后与乌克兰方面达成了协议，孩子们在祖母的陪同下回到了俄罗斯的父母身边。	2023年12月22日
4	男孩				
5	女孩				
6	男孩	祖母	卡塔尔	男孩的父母已经去世，他与乌克兰的一位叔祖父生活在一起。孩子希望搬到俄罗斯的祖母身边。在获得援助后，一家人得以团聚。	2024年3月19日
7	男孩	祖母	卡塔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21年，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们来到乌克兰探亲，后来他们无法离开。孩子们的祖母申请帮助。由于最小的孩子没有护照，这一家人无法离境，但是按照移民规定，他们必须离开。经过安排，该家庭得以返回俄罗斯，与亲人团聚。	2024年6月7日
8	男孩				
9	女孩				



# 俄罗斯联邦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

## 官方联系方式

[deti.gov.ru](http://deti.gov.ru)



[vk.com/  
malvovabelova](https://vk.com/malvovabelova)



[t.me/  
malvovabelova](https://t.me/malvovabelova)

